



春天的主人

★姜翠萍

冬到春
三角梅一直敞开花颜
山茶花在枝头闹
嫩芽重新粘上盆景
百合腰杆又挺直了
一切都像在宣告自己是春天的主人

我赤脚站在院子中央
软软的青草
挠得我分不清主仆了

启春

★李丽萍

惊蛰，风醒

安睡温暖的蝴蝶
历经千万次小燕飞预热
冲破铁匣，穿梭
金色花海

扑棱扑棱

把一冬的寂寥
梳成满眼的流云

一触

满屏溢出整个春

糕儿头香，二月二长

定亲送日子

二月二，在乡间是公认的双全吉日，寓意大吉大利、万事顺遂。农村人家定亲，无论是小定、大定，还是送日子（确定婚期），总爱选这一天，图的是成双成对、岁岁安康。说媒的人也格外忙碌，总赶在这天，小心翼翼地将女方的生辰八字郑重地送到男方家，一言一行都祝愿姻缘美满。当地还把小定戏称为“穿牛鼻头”，这句朴素的俗语，道尽了中国人对婚姻的深情——愿将两个人牢牢拴住，相守一生、永不分离。如今，乡间婚俗虽有变化，但二月二移“座头”的老规矩，仍在一些老人的坚守中延续着这份仪式感。

教牛穿绳

在过去的农耕年代，黄牛是农家的宝贝。二月二，是农耕岁月里的驯牛开耕日。老一辈人常说，二月二龙抬头，地气回暖、万物生发，此时教牛、穿牛绳，牛最灵慧温顺。刚成年的黄牛，在这天褪去了几分野性。主人小心翼翼地套上牛轭，一手执鞭、一手扶犁，一遍遍喊着口令：向左转叫“牵头”，向右转叫“削头”，起步前喊“趋”或“哦趋”，停步时喝“嘎”或“嘎牢”。一遍又一遍耐心教习，直到牛能熟练听懂每一句指令，稳稳地跟着主人的步伐。这一教一学间，藏着人与牛的默契，更藏着农耕人家对土地最深的敬畏、对丰收最虔诚的期盼。

如今，农业生产早已实现机械化，耕牛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二月二教牛的习俗，也在岁月流转中慢慢淡化，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。但

穿牛鼻绳的习俗，在城南一带至今仍在默默延续——将麻绳或尼龙绳轻轻穿过牛鼻。传说，这一天的牛格外顺服，不犟不躁，这古老的仪式，是对农耕岁月的致敬也是乡土文化的传承。

满灯收尾

二月二这天，还有一项渐渐远去的旧俗——满灯。在老家，信佛礼神的人家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都会到寺庙，或是在自家敬奉的神像前点烛焚香，寄托心愿。而在城南一带，从前自春节正月初一开始，神前案头便日日焚香点灯，灯火长明，直至二月二才算圆满结束，故称“满灯”。这一天，还要吃“满灯糕”，既是对整个年节的收官，也是对即将开启的春耕的期许，寓意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如今，满灯的习俗已不多见，但那一碗象征团圆与希望的糕儿头，依旧香飘寻常巷陌，岁岁年年，延续了下来。

一碗糕儿头，一句吉祥话，一段农耕记忆，一缕乡愁。二月二，于我而言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缕剪不断的牵挂，一段刻在血脉里的乡土记忆。那些藏在习俗里的温暖，那些童年里的烟火气，如同糕儿头的香甜，在岁月深处永远温暖、明亮，无论走多远，想起时依旧满心欢喜。

这绵延的滋味与规矩，最终在人心深处沉淀为一种秩序与安宁，让人在日新月异的世间，依然能够辨认出来自故乡的、独一无二的风。

玉兰

★金利英

玉兰彻底放飞的一刻
从三月开始

满树摇晃，拒绝任何修饰
把身上苦痛的凹坑
淡化为一场虚构

它懂得敞开的全部意义
以及结尾
如飞瀑蓄势多年，纵身一跃
是必然的归宿

由着自己的性子
燃烧一次
不想被春风编织的光影网罗住

在没有目光注视的一刹那
一朵玉兰率先失语
成为三月第一个失踪者

玉兰花

★丁海明

年前，窗外的树一直裸着枝桠
一趟回老家的工夫
吻过一场薄雪
朵朵白玉，已站成满窗的春

儿时折过类似的花
攥在手心，模样逼真
却揉不出一点清香
朵朵白玉，正在酿人间清欢

此时，一场小雨悄然而至
在静处，默默望着新开的
朵朵玉兰，在枝头干干净净
每朵都洁白耀眼
他们不言不语，一下子便开满
整个春天

素描

★艾草

浑浊的水面，枯黄的草
沉默的黑色树枝，直指天空
一只灰白的小鸟，从枝头降落
警惕又贪婪地，啄食地面的面包屑

黑白灰，没有多余的色调

我坐在湖边的空椅子上
把自己镶嵌进这幅素描

一锅乌枣暖风浪

林玉红/文

推开粗沙头村文化礼堂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熟悉而温暖的香气扑面而来。铁锅与炉灶早已备好，村里的阿婆阿婶们围在一起，正张罗着“炒乌枣”。乌黑的枣子在粗盐粒间不断翻滚，浇上的黄酒“滋滋”一声腾起白汽，浓郁甜香中交织着一丝咸鲜与醇厚酒意，瞬间将我的思绪拽回数十年。

在粗沙头，炒乌枣是有讲究的。这是给出海男儿吃的，就像炒姜米饭是坐月子女人的专属。谁家儿子要跟船，谁家丈夫要远航，家里的女人才能翻出藏着乌枣，仔细炒上一锅。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，代代相传。

我这个做女儿的，十八岁那年头一遭体会到乌枣的滋味。那年我进了石塘镇鲜活水产冷冻厂，厂里做出口活梭子蟹业务，我被分到采购组，跟着收购船出海收活蟹。

出门前一夜，母亲在灶间忙活。按规矩，炒乌枣是给出海男儿的，可她还是给我炒了一锅。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她将乌枣和生姜放锅里煮熟，再倒进热锅，撒上一小把粗盐，盐粒在铁锅上噼啪作响。接着，她提起平日舍不得喝的黄酒，沿锅边小心翼翼淋上小半圈——“哗”的一声，香气轰然炸开，直往人心里钻。灶膛的火映着她的脸，她那双手因常年补网、搓绳而粗糙皴裂，可握着锅铲时，却轻柔得像怕碰疼了那乌黑的小果。

炒好的乌枣，她用干爽的旧布帕子包好，塞进我的行囊。“带上，暖胃的。”声音低低的，像一阵风吹过。“在船上要是头晕难受，就咬两颗。想着家里，就不那么难熬了。”

我那时还笑她：“妈，这是给出海男儿的，我一个姑娘家……”她没接话，只是把布包往深处掖了掖。

后来我才懂，在母亲眼里，哪分什么男儿女儿？只要孩子要上船、闯海，离开家的庇护去风浪里讨生活，这颗心就得用乌枣暖着。

真到了海上，我吐得昏天黑地，躺在舱板上，觉

得命都要交给这片海了。我颤着手摸出小布包，乌枣含在嘴里，先用牙齿磕开微韧的皮，内里绵软的果肉化开，浓郁的甜涌上来，接着是丝丝的咸，最后是黄酒的醇厚余香。那甜，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的疼爱；那咸，是如海水般日常却深沉的牵挂；那酒香，是生活淬炼出的、微醺而坚韧的魂魄。一颗乌枣下肚，仿佛暖流从喉头缓缓注入四肢百骸，那滋味让我想起家里的灶火、母亲沉默的背影和她站在门口盼我归来的眼神。心被这想象的温暖裹着、熨着，翻江倒海的眩晕竟真的退了些许。

我那时不太明白，几颗乌枣，怎就能暖胃、治晕船？

后来我才懂，暖胃就是暖心。

之后每次出海，行囊里必定有那包乌枣。它陪我在海上漂泊，陪我熬过一个又一个摇晃的夜晚。我常想，这乌枣本是为讨海男儿准备的，可我这个渔家女儿，阴差阳错尝了海的滋味，也懂了乌枣的分量。那几年，我既是被牵挂的人，也是最能体会牵挂滋味的人。

如今，出海的渔船越来越少，我和弟弟们在城里扎了根，儿子那一代更是在城里长大。可这些年我越发明白，世上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，谁不是讨海人呢？在城里打拼的、在厂里上班的、做生意起早贪黑的，哪一个不是在生活的风浪里颠簸？哪一个不需要一口暖胃暖心的念想？哪一个背后没有一双殷切的眼睛日夜盼着？

此刻，站在敞亮的礼堂里，看着年轻一辈的姑娘媳妇们围在锅边，学着阿婆们的手法翻炒，我心里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感动。一位年轻母亲一边炒，一边轻声对身边好奇张望的女儿讲：“这是太婆以前给你外公做的……”孩子似懂非懂，却用力吸了吸鼻子，说：“好香啊，妈妈。”

是啊，好香啊。这香气从遥远的过去飘来，穿过简陋的灶间，穿过惊涛骇浪的惦念，穿过一代又一代

开山骨

“快躲！炮啦——”

不知谁的嘶哑喊声，在山谷里碰撞、翻涌，惊飞了枝桠间的雀鸟。众人连滚带爬地跑到避炮的岩石或山体后面，蜷缩着身体，胸口的心跳如擂鼓般咚咚响。他们紧紧屏住呼吸，心里默数着即将到来的轰鸣。这轰鸣，是山石崩裂的信号，是活计完成的期待，却也藏着未知的恐惧。一声、两声……预想中的连环巨响，竟在半途突兀中断。

山谷瞬间陷入死寂，唯有山风掠过树梢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，这寂静比震耳欲聋的爆炸更让人心慌。哑炮，这枚要命的哑炮，杵在那里，像一头蛰伏的野兽。

沉默中，老叶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，唾沫珠砸进沙土，瞬间没了痕迹。他从掩体后慢慢探出身，脸上的皱纹拧在一起，声音干涩得像被风沙磨过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没人应声，只听见众人倒吸冷气的声音，却也没人敢拦。老叶的脚步极缓，一步步挪向那个沉默的炮眼，每一步都像踩在生死边缘。他弯下腰，眯起被风沙吹红的眼，想看清那根该死的引线到底哪里出了差错。

就在他的影子完完整整罩住炮眼的瞬间，死寂被骤然撕碎。一股巨大、野蛮的力量从岩石内部猛然爆发，像沉睡的山灵骤然震怒。火光与浓黑的硝烟裹挟着尖利的碎石，猛地冲上半空，像一朵狰狞的死亡之花，在山谷间骤然绽放。老叶的身影，连一声短促的

渔家女人的青春与白发，最终停留在此刻，温暖而踏实。

我们炒这一锅乌枣，不仅为重温旧味，更为致敬——致敬天下所有在岁月长河里如定船石般沉默坚定的母亲；致敬每一位在平凡生活里用似水柔情承托家庭、用如山坚韧面对人生的女性。那乌枣的滋味，便是她们一生的注脚：甜中有咸，咸里带香，历久弥新。

十八岁那年带着母亲炒的乌枣漂在海上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我站在岸上，闻着满屋子的香气，才真正懂了——这炒乌枣的手艺代代相传，传的哪是几颗枣子？传的是一份牵挂、一份守护，是“无论你走多远，家里总有人等你回来”的踏实。

锅中乌枣香气愈发浓郁，弥漫整个礼堂。我想，这就是传承的意义——让每一个在生活风浪里讨生活的人，无论走多远，都记得这一口暖胃的甜；让每一个守在岸上的人，无论等多久，都有一锅热腾腾的香，暖着回家的路。

而我，既做过讨海人，又做了守在岸上的人，这一口乌枣的滋味，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
叫喊都没来得及发出，便在那团炽烈的光与震耳的声响里彻底消失。

硝烟渐渐散去，风卷着尘土落在原地，那里只剩下一个狰狞的凹坑，坑边散落着些沾染暗红色的碎屑与屑末，辨不出原状。那个日日在山壁上抡锤、在石堆旁抽烟的老叶，就这样被炸得粉身碎骨，仿佛从未在这片石场上存在过。

在这片采石场，死亡的模样不止一种。有时，埋设炸药的工人要在悬崖边缘作业，脚下是松动的浮石，踩上去便摇摇晃晃，头顶是悬着的岩块，不知何时便会滚落。一阵突来的眩晕，一次不经意的踩空，人便像一片失去气力的落叶，无声地坠下去，坠向采石场底部那些深不见底的积水深坑。

太阳依旧悬在头顶，毒辣地炙烤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山谷，山石被晒得发烫，空气里飘着石屑与尘土的味道。锤击声在短暂停顿后，又一次零零落落地响起来，一下又一下，依旧沉重，依旧单调。活着，总要讨生活，哪怕每一步都踏在死亡边缘；哪怕身边的人骤然离去，心口的疼还未散去，手里的铁锤也只能再次抡起。柴米油盐在催，日子在走，容不得半分停滞。

时隔二十多年，长屿这片采石场的风早已吹散当年的硝烟与石屑，可那些采石工的身影、那些锤击声，还有回荡在山谷间的采石号子，总在脑海里久久不散。那号子声里，藏着山石的苍茫、谋生的辛酸、生命的坚韧，也藏着人间最真实的五味，浓得化不开，在岁月里不断回响。